

張錦池 著

紅塵中的確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
瞬息間則又樂極生悲，人非物換，
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皆空。

紅樓夢考論

下冊



紅樓夢考論

下冊

張錦池 著

紅樓夢考論 / 張錦池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2015.08
冊 : 公分. -- (華夏文化系列 ; VCD08-VCD09)
BOD 版
ISBN 978-986-5620-20-2 (上冊 : 平裝) . --
ISBN 978-986-5620-21-9 (下冊 : 平裝)
1. 紅學 2. 研究考訂

857.49

104012868

VCD09 華夏文化系列

紅樓夢考論 (下冊)

作 者 / 張錦池
責任編輯 / 吳如惠
美術設計 / 菩薩蠻數位文化有限公司
封面設計 / 鄭 薇
發行人 / 蔡清淵
總編輯 / 郝逸杰
版權策劃 / 李 鋒
出 版 / 龍視界
策 劃 /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

106 臺北市信義路四段 98 號 12 樓之 2

電話 / +886-2-27043265 傳真 / +886-2-27043275

法律顧問 / 毛國樑律師

印製發行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 / +886-2-2796-3638 傳真 / +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 / service@showwe.com.tw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 : <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 : <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231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 235 巷 6 弄 6 號 4 樓

電話 / +886-2-2917-8022 傳真 / +886-2-2915-6275

定 價 / NT\$ 320 元

I S B N / 978-986-5620-21-9 (平裝)

2015 年 8 月 BOD 一版

本著作物經廈門墨客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權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旗下品牌出版、發行中文繁體字版版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目次

續中編／259

論《紅樓夢》主線與明清小說傳奇結構形態／260

- 一 引言／260
- 二 說「通靈玉」在情節結構中的作用／264
- 三 說賈寶玉在情節結構中的作用／270
- 四 「借得山川秀，添來景物新」／278

論《紅樓夢》的結構學／285

- 一 引言／285
- 二 本旨：三種悲劇構架／285
- 三 情節：「三波九折」相激成瀾／291
- 四 主線：一主雙賓聯絡交互／303
- 五 餘論：「三」和「四」及「正」和「閏」／315

《紅樓夢》的均衡美及其數理文化論綱／321

- 一 引言／321
- 二 從芳官的耳環說起／322
- 三 從人物安排上說起／324
- 四 從章回布局上說起／326
- 五 從重大關目上說起／328
- 六 從情節線索上說起／330
- 七 從通部格局上說起／332
- 八 結論／334
- 九 餘論／336

賈寶玉的叛逆思想／340

- 一 引言／340
- 二 賈寶玉叛逆思想的主要特徵／341
- 三 賈寶玉叛逆思想的社會基礎／348
- 四 賈寶玉叛逆思想的發展歷程／368
- 五 賈寶玉叛逆思想的文化沿革／373
- 六 賈寶玉叛逆思想的歷史限度／383

下編／389

究竟是想規範封建道德，還是在批判封建道德

——《紅樓夢》與《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道德觀念的比較研究／390

- 一 小引／390
- 二 是諷喻文學，還是叛逆文學／390
- 三 是憧憬「仁政」，還是嘲諷「仁政」／394
- 四 是謳歌「三綱」，還是譏刺「三綱」／398
- 五 是褒揚「常人」，還是頌揚「真人」／405

究竟是主張制約「童心」，還是鼓吹放縱「童心」

——《紅樓夢》與《西遊記》人性觀念的比較研究／409

- 一 小引／409
- 二 說兩部小說都肯定「童心」而同中有異／409
- 三 說兩部小說都誚儒毀僧謗道而同中有異／415
- 四 說兩部小說都打破了傳統寫法而同中有異／420

究竟是人間喜劇，還是時代悲劇

——《紅樓夢》與《金瓶梅》審美觀念的比較研究／427

- 一 引言／427
- 二 從作品的描寫對象來說／428
- 三 從作品的藝術構思來說／434
- 四 從作品的行文如繪來說／440
- 五 結論和餘論／444

究竟是悲愴地緬懷三代，還是苦痛地求索未來

——《紅樓夢》與《儒林外史》社會觀念的比較研究／448

- 一 問題的提出／448
- 二 說兩部小說思想意蘊的異同／449
- 三 說兩部小說天良內涵的異質／458
- 四 說兩部小說文化沿革的異途／472
- 五 餘音／486

究竟是「諷喻文學」的佳作，還是「叛逆文學」的經典

——論《紅樓夢》後四十回／487

- 一 引言／487
- 二 說高鶚輩續補後四十回的基本方法／487
- 三 說高鶚輩續補後四十回的指導思想／497
- 四 說高鶚輩續補後四十回的總體功過／507

初版後記／515

再版後記／521

目次

續中編／259

論《紅樓夢》主線與明清小說傳奇結構形態／260

- 一 引言／260
- 二 說「通靈玉」在情節結構中的作用／264
- 三 說賈寶玉在情節結構中的作用／270
- 四 「借得山川秀，添來景物新」／278

論《紅樓夢》的結構學／285

- 一 引言／285
- 二 本旨：三種悲劇構架／285
- 三 情節：「三波九折」相激成瀾／291
- 四 主線：一主雙賓聯絡交互／303
- 五 餘論：「三」和「四」及「正」和「閏」／315

《紅樓夢》的均衡美及其數理文化論綱／321

- 一 引言／321
- 二 從芳官的耳環說起／322
- 三 從人物安排上說起／324
- 四 從章回布局上說起／326
- 五 從重大關目上說起／328
- 六 從情節線索上說起／330
- 七 從通部格局上說起／332
- 八 結論／334
- 九 餘論／336

賈寶玉的叛逆思想／340

- 一 引言／340
- 二 賈寶玉叛逆思想的主要特徵／341
- 三 賈寶玉叛逆思想的社會基礎／348
- 四 賈寶玉叛逆思想的發展歷程／368
- 五 賈寶玉叛逆思想的文化沿革／373
- 六 賈寶玉叛逆思想的歷史限度／383

下編／389

究竟是想規範封建道德，還是在批判封建道德

——《紅樓夢》與《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道德觀念的比較研究／390

- 一 小引／390
- 二 是諷喻文學，還是叛逆文學／390
- 三 是憧憬「仁政」，還是嘲諷「仁政」／394
- 四 是謳歌「三綱」，還是譏刺「三綱」／398
- 五 是褒揚「常人」，還是頌揚「真人」／405

究竟是主張制約「童心」，還是鼓吹放縱「童心」

——《紅樓夢》與《西遊記》人性觀念的比較研究／409

- 一 小引／409
- 二 說兩部小說都肯定「童心」而同中有異／409
- 三 說兩部小說都誚儒毀僧謗道而同中有異／415
- 四 說兩部小說都打破了傳統寫法而同中有異／420

究竟是人間喜劇，還是時代悲劇

——《紅樓夢》與《金瓶梅》審美觀念的比較研究／427

- 一 引言／427
- 二 從作品的描寫對象來說／428
- 三 從作品的藝術構思來說／434
- 四 從作品的行文如繪來說／440
- 五 結論和餘論／444

究竟是悲愴地緬懷三代，還是苦痛地求索未來

——《紅樓夢》與《儒林外史》社會觀念的比較研究／448

- 一 問題的提出／448
- 二 說兩部小說思想意蘊的異同／449
- 三 說兩部小說天良內涵的異質／458
- 四 說兩部小說文化沿革的異途／472
- 五 餘音／486

究竟是「諷喻文學」的佳作，還是「叛逆文學」的經典

——論《紅樓夢》後四十回／487

- 一 引言／487
- 二 說高鶚輩續補後四十回的基本方法／487
- 三 說高鶚輩續補後四十回的指導思想／497
- 四 說高鶚輩續補後四十回的總體功過／507

初版後記／515

再版後記／521

續中編



論《紅樓夢》主線與明清小說傳奇結構形態

✻ 一 引言

《紅樓夢》的主線是什麼？這是個聚訟不休的問題。或云是寶黛愛情^①；或云是四大家族的衰敗過程^②；或云一明一暗，有兩條線，明線是寶黛的戀愛，暗線是賈府的盛衰^③。時至今日，亦大體如是。

1960 年代初，我在寫作〈論賈寶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發展〉一文時，便發現這部小說是環繞著賈寶玉走什麼路、做什麼人這個核心問題而展開其整個故事情節的。主題、主線、主角三者高度一致，這是《紅樓夢》在藝術結構上的一大特點。到 1970 年代末，一經申述，便形成了〈也談《紅樓夢》的主線〉那篇文字。而為簡明地區別於「寶黛愛情故事」說、「四大家族衰亡過程」說，我把自己的觀點概而言之稱為「賈寶玉叛逆道路」說，以期就教於方家。

一些研究者不同意我的看法。其理由是：「所謂『主線』，第一，它應該是由具體事件構成的；第二，既云『線』，它應該具有使讀者清晰地感到情節發展連續性的特點；第三，既稱『主線』，它應該是以書中主角為描寫對象，貫穿全書的。因此，所謂『主線』，就應指描寫主角具體活動，具有連續性、貫穿全書的一個中

①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年版。

② 洪廣思：《階級鬥爭的形象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 年版。

③ 北京大學中文系 55 級：《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年版。

心事件。」並據此而認為我所提出的「賈寶玉叛逆道路」說「失之於普泛」，且不符合作品的實際。黃立新先生的鴻文〈寶黛愛情故事應是《紅樓夢》的主線〉這麼認為^④，鄧遂夫先生的大作〈《紅樓夢》主線管窺〉也這麼認為^⑤。

一些研究者則贊成我的觀點，並作了某種補正。丁淦先生在他的〈《紅樓夢》的三線結構和三重旨意〉裡便明確認為：「賈寶玉的故事發展全過程，構成《紅樓夢》全書情節發展的第三條——也是最中心的一條大線索。」^⑥劉敬圻先生在〈《紅樓夢》主題多義性論綱〉中也對我的如下論斷持首肯態度：從某種意義上說，《紅樓夢》無異於一部「怡紅公子傳」。並進而認為：「就一般情況而論，在這一類大作品中，男主角的人生道路和個人命運問題，往往構成那條潛在的、深層次的、與作品主題有著更密切關聯的『暗線』。《紅樓夢》似乎也正是這樣。」^⑦凡此，與鄙見實可謂異曲而同工。

照我看來，所謂「線索」，就是情節的因果線；所謂「主線」，就是情節的主要因果線。它與作者立言之本意血脈相連，卻並不相等；功能在於如梭織錦，似經絡作用於肢體和臟腑，把形形色色的矛盾衝突順理成章地勾連起來，將作者的創作意旨自然而然地注入情節和結構中，以增強作品的整一性、緊湊性、有機性、天然性。它可以表現為某一事件，也可以表現為某一事物；可以表現於主角的人生道路和個人命運，也可以表現於作為第一人稱之「我」或類似「我」的見聞和經歷，形態是多種多樣的。上引「所謂『主線』」，就應指描寫主角具體活動，具有連續性的、貫穿全書

④ 見《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4輯。

⑤ 見《紅樓夢學刊》，1982年第1輯。

⑥ 見《紅樓夢學刊》，1983年第2輯。

⑦ 見《紅樓夢學刊》，1986年第4輯。

的一個中心事件」云云，我以為用之說部分才子佳人小說，那還差強人意，若用以作為界定主線的標準，則太失之於以偏概全。要從《三國演義》和《金瓶梅》中找出此等中心事件已覺難如上青天，就更不用說《儒林外史》和《老殘遊記》一類作品了。

倒是前人的說法比較深刻些：「長篇小說，所寫者非一人，所記者非一事，欲其不枝枝節節，除《西遊記》只寫唐三藏、孫行者、豬八戒、沙和尚遇妖逢怪之事而外，未有不枝自為枝、節自為節者也。其能一氣呵成者，則雖所寫者人各一事，事各一人，而自有其線索可尋，挈其綱領，則全體皆舉耳。故小說有以人為幹、以事為支者，若《紅樓》之寫寶玉、黛玉是也；亦有以事為幹、以人為支者，若《水滸》之一百八人，盡入梁山是也。以人為幹者，線索明而易尋，蓋無時無地，不有其人之出現也；以事為幹者，線索伏而難尋，蓋人人雖以此事為歸宿，而所以至於歸宿之地者，途徑各別也。然在作者布局，則幹又有幹，支又有支，或因人而寫其事，或因事而寫其人，顛倒參錯，自極其行文之致，而非可以一格拘者也。」⁸實際上，薛寶釵在《紅樓夢》藝術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點也不亞於林黛玉，王熙鳳則更有甚於林黛玉。將寶黛並提而片言不及釵鳳，不能不說是種失誤。然而，謂「小說有以人為幹、以事為支者」，畢竟還是隻眼獨具的。其實，「《水滸》之一百八人，盡入梁山」，可以用一句詩來道出其藝術結構上的特點，曰「群山萬壑赴荆門」。主脈是宋江，其餘各嶺莫不與此相銜。因此，謂「亦有以事為幹、以人為支者，若《水滸》之一百八人，盡入梁山是也」，固然沒有錯，即通常所說的「逼上梁山」；然而，說一部《水滸傳》是以宋江的人生追求及其毀滅為其情節主要結構線索，即便是魯智深、林沖、楊志、武松等雖各有各傳，亦莫不與

8 冥飛：《古今小說評林》，見朱一玄、劉毓忱《「西遊記」資料彙編》，第286頁，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

宋江傳掛鉤，恐怕還更符合作者的藝術構思。《西遊記》呢？如果說孫悟空是作品的主角，那麼，從「取經緣起」部分看不到描寫其具體活動的中心事件的連續；如果說唐僧是作品的主角，那麼，從「大鬧天宮」部分看不到描寫其具體活動的中心事件的萌發。足見，倘以「描寫主角具體活動，具有連續性的、貫穿全書的一個中心事件」相要求，雖《西遊記》這樣頭緒並不繁多的作品亦不具備這種主線。假若著眼於「以人為幹、以事為支」看問題，那麼，上述現象也就不難獲得令人信服的解釋：卻原來所謂「取經故事」，實包含著兩個故事，一是唐僧為保「法輪回轉，皇圖永固」而矢志西天取經故事，一是孫猴子為「改惡從善，證成正果」而保唐僧西天取經故事。這種因素同樣也見之於《西遊記》。既然如此，在孫悟空和唐僧結成師徒關係踏上征程以前，各自早期傳記的情節裡，當然也就不會出現以描寫對方具體活動為特點的中心事件的貫穿。凡此，實足以證明「以人為幹、以事為支」，這是常見於文學史的具有規律性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我以為不只由於中國是個史傳文學十分發達的國度，「以人為幹、以事為支」是史傳文學固有的特點，曾哺育過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學士，更主要的還在於文學描寫的中心是人，小說戲劇尤其如此，而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所謂矛盾衝突發生在人際之間，故而「以人為幹、以事為支」也就事有必然了。只是，《紅樓夢》以人為幹，幹自為幹，幹又有幹，搖曳見態，挈其綱領，宛若天成；以事為支，支自為支，支又有支，縱橫參錯，現其情志，分外繽紛。

戲劇藉由登場人物自身的行動和對話來展示人物性格、表現社會生活，所以「以人為幹、以事為支」的作品在明清傳奇中就屢見不鮮，寫悲歡離合之情者尤其如此。兩條主線平行發展，一以男主角為幹，以事為支，一以女主角為幹，以事為支，相互映照，而以某事為其關鎖者如《拜月記》，而以某物為其關鎖者如《琵琶記》，而以某物作為主角精神品質與命運遭際的象徵予以勾連，並

從而亦起主線作用者如《桃花扇》。要之，其寫「離」也，讓男女主角自成一干，並各以其事為支，形成兩條線索平行發展；其寫「合」也，則以某一事或某一物為橋梁，而事固然是集中表現主角精神品格的事，物也是主角精神品格化了的物，幾成為這類傳奇的共同特點。這種藝術結構形式，雖易使情節失諸蕪蔓，卻具有舒卷自如的優點。

《紅樓夢》是部真正的「文備眾體」的傑作，舉凡「眾體」之所長，莫不融匯於作者的筆端，並被賦予了新的藝術生命。把握住這一點，就會對《紅樓夢》的藝術結構及主線問題有個比較明通的認識。

✧ 二 說「通靈玉」在情節結構中的作用

《紅樓夢》本名《石頭記》。正像「桃花扇」是《桃花扇》不容置疑的主線一樣，《石頭記》不容置疑的主線當是「通靈玉」，也就是青埂峰下那塊幻形入世的頑石。以某一事物作主線或關目結構情節，這是傳奇慣用的手法，卻成為《紅樓夢》結構情節的一大藝術特色。那信手可拈的內證，足以說明這一點。

內證之一：「通靈玉」是書中所寫「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歷史見證人。作者於開卷第一回便以神話的形式交代了此書本名《石頭記》的由來，說它本是青埂峰下那塊無材補天、性靈已通、幻形入世的頑石所記「墜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甲戌本凡例也作了解釋，道是「曰《石頭記》，是自譬石頭所記之事也」。書中「道人親眼見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係石頭所記之往來，此則《石頭記》之點睛處」，就把問題點得很清楚：既然石上編述歷歷的是它「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當然它也就是這段「陳跡故事」的歷史見證者。這種歷史見證者的形象是曹雪芹的匠心獨運，它類似《老殘遊記》中的「老殘」，《二十年目睹

之怪現狀》中的「九死一生」，又接近西方和現代小說中作為第一人稱的「我」，不僅有其自身的審美意蘊，而且還被用做勾連情節的線索。這是為文學史所證明了的。「作者自云：在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書中的「通靈玉」當然更是如此。不言而喻，「通靈玉」所記的「身前身後事」，就是賈府的盛衰及其「樹倒猢猻散」。

內證之二：「通靈玉」使賈寶玉成為賈府的「金鳳凰」，萬人漫與評說的「新聞人物」。「新漲綠添浣葛處，好雲香護采芹人。」賈府的子孫中真有祖宗遺風者，恐怕要數那「草」字輩裡幼年喪父、酷喜學文習武的賈蘭。無論從人之常情來說，還是從維護家世利益來說，賈母作為曾祖母，王夫人作為祖母，都應更疼愛賈蘭，都應該更寄厚望於賈蘭；事實上也是，賈府諸子孫中最後「威赫赫爵祿高登」者當以賈蘭為第一。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賈母和王夫人不僅無視這種先兆，也沒有將愛賈珠之心移到賈蘭身上，竟然是「玉」字輩裡的「孽根禍胎，混世魔王」賈寶玉成了她們心肝尖尖上的肉。原因何在？顯然就在於這個「孽障、冤家」，「一落胎胞，嘴裡便銜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萬人皆說「只怕這人來歷不小」，因而「乃祖母便先愛如珍寶」，彷彿「命根一樣」。誠然，賈政時有「嫌惡處分寶玉之心」，然而，那含有讓寶玉「抓週」的餘波，倒足以說明這種「嫌惡處分之心」，實出於疼愛至深與期望至殷的心理變態。我們知道，「至貴者是『寶』，至堅者是『玉』」，用珍寶美玉作為飾物以示吉祥，也就成為珍貴無比的、具有民俗觀念的人工物。這種人工物，一經曹雪芹點石成金予以神話化，便順理成章地不只使「通靈玉」成為賈寶玉的「命根子」，而且使賈寶玉成為賈母的「命根子」，賈府禍福之所繫的「金鳳凰」，從而為這「今古未有之一人」作面面觀提供了基礎。

內證之三：「通靈玉」是「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的災

星，勾連著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三位主角的悲劇命運。程高本寫賈寶玉是神瑛侍者轉世，神瑛侍者是頑石化身，賈寶玉是「通靈玉」的「形」，「通靈玉」是賈寶玉的「神」，這是一種妄改。脂評本寫「通靈玉」是頑石幻形，賈寶玉是神瑛侍者下凡，「通靈玉」之於賈寶玉，是「失去幽靈真境界，幻來親就臭皮囊」，這是作者原意。「木石前盟」，「石」指「神瑛」，「瑛」乃似玉之美石；「木」指「世外仙姝寂寞林」，且隱喻其前身是絳珠仙草，而「細思『絳珠』二字，豈非血淚乎」。所以，「木石前盟」象徵著不為物欲所蔽、純潔而堅貞的苦難愛情。「金玉良緣」，「玉」指「通靈」，「通靈玉」雖也是石，可作為幻形，卻成了「貴」，即權勢的象徵；「金」指薛寶釵的金鎖，象徵著「富」，即金錢。所以，「金玉良緣」實反映了薛府的金錢與賈府的權勢結成神聖同盟。要之，賈寶玉有胎裡帶來的人工物「通靈玉」，薛寶釵有和尚道士給的人工物金鎖，史湘雲亦有祖上傳下來的人工物金麒麟，唯獨林黛玉卻一身之外無長物。性愛是排他的，所以「通靈玉」也就成為「金玉良緣」之說投在她心靈上的陰影。歡愉時與寶玉以「金玉」作雅謔，而更多的情況下則以「金玉」自苦，以致弄得一身是病。賈寶玉也一心想砸碎這個「勞什子」，甚至在睡夢裡也大聲疾呼：「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金玉姻緣』，我偏說『木石姻緣』！」儘管賈寶玉並沒有「重這邪說不重人」，儘管林黛玉也獲得了賈寶玉一顆純潔的心，可他倆還是未能共踐前盟，林黛玉還是魂歸了離恨天。「古鼎新烹鳳髓香，那堪翠斝貯玉漿。莫言綺穀無風韻，試看金娃對玉郎。」不言而喻，薛寶釵對賈寶玉有「通靈玉」，自己有金鎖，而且上面鑒的兩句吉識又「是一對兒」，是浮想聯翩，喜藏於心的。「金玉良緣」之說最後也的確變成了現實。然而，薛寶釵雖獲得了賈寶玉的身卻未能獲得賈寶玉的心，那「金簪雪裡埋」的淒冷結局，說明她的命運並不比林黛玉為佳。當然，人們對「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及其當事者的看法盡可以見仁